

·文献学苑·

## 《石鼎联句》是否古茶书之探讨

章传政 黎星辉 朱自振 ( 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5 )

**摘 要:** 醉茶消客所辑关于茶的诗文,没有序跋,首页已失,不知原来是什么书名。南京图书馆早先将其标作《茶书》抄本。《茶书总目提要》按照清代《茶书》加以收录,其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改定为《茶书七种》七卷,明抄本。《茶书七种》七卷现存二份抄本,旧抄本藏在南京图书馆,转抄本存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所藏本在《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题作《石鼎联句》抄本,副题为“历代咏茶诗汇编”。这些书名不同的抄本,实质上是同一部茶书。

**关键词:** 茶书 石鼎联句 茶书七种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X(2006)03-0132-03

### Is Shi Ding Lian Ju "an Ancient Tea Book

Zhang Chuazheng Li Xinghui Zhu Zizhen ( Institute of Tea Scie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

**Abstract:** Cha shu was written by Zui cha xiao ke. Only one hand-copied books was stored at Nanjing Library. It was copied and kept in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he name and the finished year of the book were written differently for lack of cover, preface and postscript. It was named Cha shu initially by Nanjing Library, tea book of Qing Dynasty in Cha Shu Zong Mu Ti Yao, then Cha Shu Qi Zhong ( seven volumes, hand-copied in Ming Dynasty ) in Zhong Guo Gu Ji Shan Ben Shu Mu. But it was named Shi Ding Lian Ju, subtitle of li dai yong cha shi hui bian by mistake in Zhong Guo Nong Ye Gu Ji Mu Lu.

**Key Words:** cha shu; Shi Ding Lian Ju; Cha Shu Qi Zhong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X(2006)03-132-03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一书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此书对农业古籍进行了搜集、整理,为研究人员查阅和研究古农书提供了方便。此书在茶书古籍中,将《石鼎联句》列为古茶书,本文对此表示存疑,进行一点初浅的探讨。

#### 一 “石鼎联句”是否古茶书?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一书“正编”之中“竹木茶”项

第116页第1180种提到《茶书》一卷(题)醉茶消客辑抄本,标明该本茶书藏于南京图书馆,随之第1181种列出“《石鼎联句》撰者不详 历代咏茶诗汇编 抄本 1册”,指出此本茶书现藏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sup>[1]</sup>

至于南京图书馆收藏的醉茶消客所辑《茶书》,万国鼎先生在《茶书总目提要》中已经提及。《茶书总目提要》共收录茶书98种,其中第97种即为《茶书》南京图书馆藏

收稿日期 2006-09-15,责任编辑 陈笑悦

旧钞本一册,题《醉茶消客》辑。全部是辑录有关于茶的诗文。没有序跋。首页已失,不知原来是什么书名。现在称作《茶书》,是南京图书馆编目者所题的。<sup>[1][2]</sup>《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和《茶书总目提要》中提到的醉茶消客所辑的《茶书》是一致的。那么,“撰者不详”内容为“历代咏茶诗汇编”的《石鼎联句》是一本什么样的古茶书呢?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所藏《石鼎联句》系用钢笔手抄,用的是“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自印稿纸。显然该室的抄本不应该当作旧抄本,而应当视为转抄本。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石鼎联句》和南京图书馆的《茶书》加以核对,发现《石鼎联句》和南京图书馆的《茶书》只是前面的部分页码不一,在把页码理清以后,两本书的内容完全一样,一字不差。至此可以推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石鼎联句》是南京图书馆《茶书》的转抄本,而且在将抄稿装订成册时,前面部分页码不慎发生乱码,加之装订前未加核对,以致将原书的中间页头条为唐代韩愈茶诗“石鼎联句”的这一页,设置成首页;装订好登录编目时,由于书稿缺少书名,就将首页头条内容的四字标题“石鼎联句”,借作全书书名;而且为了让使用者容易看出抄本的大致内容,另增添了一条副标题“历代咏茶诗汇编”,就是因为这样,在《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一书中同时依次出现了《茶书》和《石鼎联句》两本茶书,而实际上“撰者不详”内容为“历代咏茶诗汇编”的《石鼎联句》就是醉茶消客所辑的《茶书》。

## 二 《茶书》书名如何确定?

醉茶消客纂辑关于茶的诗文而成一书,由于抄本没有首页,没有序跋,只是书中“茶诗”、“茶文”和“水经”等题下,署有“醉茶消客纂”五个字。由此将该书作者确定为醉茶消客,应该是有理有据的。但是书名如何确定呢?

该书是一部未刊抄本,旧抄本仅仅收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由于不知原来是什么书名,而且存本数量很少,造成书名和成书年代一改再改,有些混乱。南京图书馆最早将其编目,简作《茶书》抄本,没有署明成书年代。1958年万国鼎先生撰《茶书总目提要》时,按照成书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将其列在清代后期。该书于是就以《茶书》、清抄本这个书名和成书年代得以流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全国各大图书馆和收藏古籍较多的图书馆为联合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全国范围内对古籍进行了一次比较广泛的调查清理。在编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该书被南京

图书馆正式确定为《茶书七种》七卷,题醉茶消客辑,明抄本。<sup>[3]</sup>这一重新订定的书目,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出版发行,也广为国内外图书馆和学者所接受和采用。

不过,南京图书馆对该书所定的《茶书七种》一名似可商榷。因为此书实际是一部未刊手稿的抄本,而一般所说的“×书×种”,是指两种及两种以上几书的“合刊”、“汇编”或“丛刊”性质。如现仅存山东省图书馆的《茶书七种》十四卷,清抄本,以及《茶书十三种》十五卷,明末刻本<sup>[4]</sup>,抄录的就是完整的茶书。以山东省图书馆的《茶书十三种》十五卷为例,即是抄录唐陆羽撰《茶经》三卷、宋蔡襄撰《茶录》一卷、宋朱子安撰《试茶录》一卷、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一卷、宋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宋赵汝砺撰《北苑别录》一卷、宋黄儒撰《品茶要录》一卷、宋沈括撰《本朝茶法》一卷、唐张又新撰《煎茶水记》一卷、唐苏訥撰《十六汤品》一卷、宋叶清臣撰《述煮茶小品》一卷、唐温庭筠撰《采茶录》一卷、唐唐庚撰《斗茶记》一卷”等十三种茶书十五卷而成为一个抄本。但是南京图书馆对该书所称的《茶书七种》,不是七部已出版的茶书,而是根本没有出版的同一抄本的六个部分或六编内容。它们依次为“茶文”、“茶诗”、“茶词”和“水经”、“水诗”、“水词”六目,根本没有“茶藪”之目,也没有什么卷与不卷。所谓茶书七种,是南京图书馆编目时,将原抄本六目自定为“六书”,并将每书定作“一卷”,将《茶诗》最后收录的明盛时泰《大城山房十咏》,及其后附的金光初所写对盛时泰的悼文,加上陆典据《茶藪》作者朱君雅所嘱将《大城山房十咏》收入《茶藪》的题识这样三篇内容,单独划作《茶藪》,也算作一卷并置诸全书之冠,才组成了《茶藪》一卷、《茶文》一卷、《茶诗》一卷、《茶词》一卷、《水经》一卷、《水诗》一卷、《水词》一卷”这样的《茶书七种》七卷。<sup>[5]</sup>南京图书馆的这一更名,也造成了有些图书编目的以讹传讹。如阳海清先生编撰的《中国丛书广录》,在其“子部·艺术类·品茶”中,将醉茶消客纂辑的《茶书七种》一书变成了《茶藪》、《水经》(《醉茶消客辅》)、《茶文》、《水诗》、《茶诗》、《茶词》、《水词》”等七种茶书。<sup>[6]</sup>可能由于这些原因,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对《茶书》、《茶书七种》和《石鼎联句》等曾用名,一概弃之不用,另自题新名为《茶水诗词文藪》。<sup>[7]</sup>因为该书实际就是由收集茶和水两部分有关诗、词、文章组成的。这里也提到一个“藪”字,但是与南京图书馆所定的《茶书七种》中的《茶藪》无关,而是取“聚集”之义。另外,朱自振先生认为该书不是明代而是清代的作品。这一新名,不与

《茶书》、《石鼎联句》,而与现在正式通用的《茶书七种》七卷相比较,可以说是比较贴切的。

目前,该书在书名上混乱,虽然可以重新商讨,但是由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用《茶书七种》七卷之名已经正式运用较久,影响范围较大,所以书名不妨仍然继续沿用。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茶书总目提要》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尚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加以统一。本文谨将查考的有关情况和初浅的看法提出来,以供今后有关单位或个人在藏书、引用、出版时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116.

[2] 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J].农业遗产研究集刊·二集, 中华书局,1958:205-239.

[3]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74-475.

[4] 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下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1036-1037.

[5] 朱自振.明清茶书综述[J].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2004,(24):1-17.

作者简介:章传政(1971-),男,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茶叶经济、文化、历史研究;黎星辉(1962-),男,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自振(1934-),男,南京农业大学教授,茶史专家。

(上接第123页)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其它方面的参考文献。天文学方面,有《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全天星图》、《紫薇垣星图》等,它表明中国天文学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也为中国天文学和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料。古代天文和历法是密不可分的,敦煌历日大部分是由敦煌自己编制的,其中《宋雍熙三年(986)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已引用了七曜日(即今之星期)注记法。(图八见封三)医学类文献,目前所知至少在60卷以上,如果再加上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有近百卷,大致可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医方四类。这些医书不仅为传世医书的校勘提供了较早的版本,同时由于这些医籍中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提供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容,不仅对医学研究有意义,而且在今日临床医学中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公元4—11世纪连续不断的纸张样本,是研究造纸术的活材料。敦煌文献的装帧形式,有卷轴装、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折页本、册子本等,是我们研究印刷史的实物材料。敦煌文献中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实证。敦煌文献中的写本,实际上是中古书法史的缩影,对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意义自不待言。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等,对研究西北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

藏经洞发现了数千件古藏文写本,除佛经外,有不少吐蕃典籍、文学作品、世俗文书,为我们研究吐蕃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史料。古藏文写本《吐蕃王朝编年史》、《吐蕃王朝大事记》、《小邦邦伯与家臣名表》、《吐蕃赞普世系表》,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文献。唐朝史籍中,除记载吐蕃攻占敦煌的史实外,对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情况,没有太多记载,而敦煌文献中的古藏文文书和汉文文书,却为我们研究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甚至吐蕃统治河西、西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又如,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回鹘文、于阗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可以搞清历史上甘州回鹘和于阗王朝的有关历史。对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粟特民族,敦煌文献提供的证据,则更为重要。

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数据,如琴谱、乐谱、曲谱、舞谱等,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恢复古代音乐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一步推动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

尽管藏经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但它丰富的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20世纪形成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所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简介:杨秀清(1963-),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隋唐史研究。